

一掬清泉白点茶：蔡襄与宋代茶文化

□和溪



宋徽宗赵佶《文会图》(局部)，还原北宋宫廷点茶、饮用团茶的场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和溪

宋代是中国茶文化的高峰。后人谈起宋代的茶，总绕不开建安北苑与小龙团，更绕不开《茶录》，而把这三者联结在一起的正是蔡襄。

北苑灵芽：从小龙团到《茶录》

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年仅18岁的蔡襄进士及第，开始步入仕途。他初任西京留守推官，庆历三年(1043年)知谏院，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曾积极支持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此后辗转任职多地。朱熹后来称他“节概、议论、政事、文学皆有以过人者”。这一称赞并非虚誉，蔡襄一生宦迹所至，皆有善政，而他在福建转运使任上与茶结下的一段因缘，则奠定了他在中国茶史上的显赫地位。

蔡襄身为福建人，对茶本不陌生，出任福建转运使、监制北苑贡茶的经历，使他得以深入茶山，把半生对茶的体察凝聚成文字与技艺。北苑御茶园始于南唐，入宋后日益兴盛。真宗咸平年间，时任福建转运使的丁谓创制了“龙团凤饼”，八饼为一斤，饼面模印龙、凤、云、涛之纹，人称“大龙团”，深得真宗喜爱。40年后，蔡襄亦任此职，他改进“大龙团”的工艺，创制出“小龙团”。小龙团在当时是十分名贵之物，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官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欧阳修历任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官至极品，据他自己说，在朝20余年，所得龙凤团茶不过一斤二两，平日珍藏，舍不得啜饮，其珍贵程度由此可见。

除了“小龙团”，蔡襄留给茶史更为重要的遗产是《茶录》。他在序言中交代了写作缘起：“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臣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陆羽《茶经》盛行于唐，却未载建安之品；丁谓《茶图》只讲采造，不讲烹试。蔡襄有感于此，于是“补前人不足，论本朝茶事”，把自己在建安实地所得与平日点试的体会写成了这两卷小书。《茶录》全书仅千余字：上卷《论茶》，分列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焙盏、点茶十日；下卷《论茶器》，列茶焙、茶笼、砧椎、茶铃、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九目。两卷文字结构谨严，条理分明，言简意赅。它既是宋代点茶法最早的专文记录，也是现存宋代茶书中最早且完整的一部。其后宋徽宗撰《大观茶论》，无数宋人茶书递相祖述，皆由此发端。蔡襄《茶录》以小楷工笔自书，文与书双绝，后世誉其为“小楷之冠”。

三言品第：雪沫乳花中的点茶世界

《茶录》开篇三句话“茶色贵白”“茶有真香”“茶味主于甘滑”，点出了整个宋代点茶审美的核心。所谓“茶色贵白”，指的并不是干茶的颜色，而是说茶末经罗筛、注水、击拂之后，盏面泛起的浮沫之色。宋代点茶尚白，建安民间斗茶，更以青白胜黄白。蔡襄说点茶佳品当“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宋人笔下那朵朵雪沫乳花，从林逋的“石碾轻飞瑟瑟尘，乳花烹出建溪春”，到欧阳修的“停匙侧盏试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再到黄庭坚的“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硤霏霏雪不如”，写的都是这层白。而“茶有真香”4字，则更显蔡襄之识见。宋初沿袭唐代旧俗，制作团茶时或以龙脑、香料掺入，或在烹点时杂以珍果香草。然而蔡襄认为，添香虽觉浑厚，却掩了茶的本真。建安民间制茶并不加香，正是要留住茶的真香，因此他主张“正当不用”，让茶自然的香气透发出来。后来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特意拈出“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正是承袭蔡襄的观点。至于“茶味主于甘滑”，是说蔡襄推崇茶汤入口醇厚、收敛有度、余味回甘。在他看来，若一味追求“色味皆重”，反倒落入下乘。

点茶器具的选择，同样由这3条标准推衍而来。点茶贵白，白宜黑盏，蔡襄因此极力推崇建安建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紺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焙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漆黑盏壁衬托雪白汤花，黑白相映，最便于观色咬盏，同时建盏厚坯又能久热保温，使汤花不易消散。汤瓶则贵在“小者易候汤”，即瓶小则水沸之声可闻，便于听音辨汤。一部《茶录》，将宋人点茶的完整工序尽数呈现：首先，将茶饼微炙去潮，以茶铃夹住，碾成细粉，再以茶罗筛得如“玉尘”一般轻盈；其后，须先焙盏令温，冷盏则茶沫难聚；最后，取茶末一钱匕入盏，注入少量沸水调成极匀的茶膏，再以汤瓶环注入水，同时以茶匙或茶筴“环回击拂”，直打得汤花涌细如雪。候汤是最难的，水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合适与否全凭煮水者的耳力与手腕。宋人把这一连串动作看得极重，击拂得力者，时人称之为“三昧手”。苏轼当年在杭州西湖葛岭寿星寺，曾遇南屏山净慈寺僧谦师为他点茶，惊叹之下赠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而谦师自己则说，烹茶之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点茶之法既精，又分化出斗茶与分茶：斗茶也叫“茗战”，以汤花色泽、咬盏久暂决其胜负；分茶则是在汤面之上，以箸或匙搅动点画，幻化出山川草木、书法丹青，时人称为“茶百戏”，略似今日的咖啡拉花，而精巧远过之。自蔡襄在《茶录》中将建安民间斗试的规矩记录成文，这股风气便由下而上，风靡官禁与士大夫之家。南宋刘松年画《茗园赌市图》，呈现的便是集市间几位携带茶具之人围观点茶、斗茶的光景，市井气息跃然纸上。

甘香一味：一盏茶汤中的宋人风雅

蔡襄是一位知茶、品茶、以茶入诗的茶中行家。他一生写过的涉茶诗有25首，其中《北苑十咏》以诗笔记录了茶叶采制的全过程，取材新颖，在诗史上尚属首见。他在《和诗送茶寄孙之翰》中写道：“北苑灵芽天下精，要须寒过人春生。故人偏爱云腴白，佳句遥传玉律清。衰病万缘皆绝虑，甘香一味未忘情。封题原是山家宝，尽日虚堂试品程。”诗歌前半咏北苑灵芽经冬而春生，后半写晚年衰病之中，万缘皆放下，唯独那一味甘香未曾忘情。另有一首《六月八日山堂试茶》：“湖上画船风送客，江边红烛夜还家。今朝寂寞山堂里，独对炎晖看雪花。”描述了暑热之中，一

盏乳白便可寄寓清欢。蔡襄识茶之精，在当时少有人能及。据《蔡忠惠公文集》载：建安能仁寺岩石缝间生一株茶树，僧人采制作得八饼，号“石岩白”，分赠蔡襄四饼，另四饼密送京城王珪。一年后蔡襄还朝，与王珪同席品茶，手持茶盏尚未入口，便道：“此茶极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从得之？”王珪叹服不已。晚年蔡襄体弱多病，医嘱戒茶，可他在诗中仍言“甘香一味未忘情”，那一缕茶香，终究难以割舍。

《茶录》关于建安民间点茶斗试的记载，无意间为一个时代留下见证。宋代茶事之盛，上承唐代煎茶技艺的积淀，下开明清茶饮之先声。宋代产茶军、州的数量远过唐代，茶利成为国家财政之大宗。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自至道末至天禧末，茶课钱数，累年递增；边境之上，茶又可用来易马，助朝廷睦邻安边，是关乎军需的战略物资。两宋都城之中，茶坊茶肆遍布，《东京梦华录》说“街心市井，至夜尤盛”，有从早开到晚的全天候茶坊，有拂晓开市、边喝茶边做买卖的早市茶坊，也有专供宾客夜游的茶坊。在宋代，茶之一物，既承载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世俗烟火，又蕴含着“琴棋书画诗酒茶”的清雅意趣，雅俗之间并行不悖。茶在蔡襄与同时代文人笔下，早已不只是解渴的饮品。宋人受理学及释道之风浸润，于碾茶、罗茶、候汤、焙盏等工序的细微操作中沉静心性，于辨茶而及于观人，由尚本香而归于返璞归真。苏轼说“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陆游说“矮纸斜行闲作草，幽窗细乳戏分茶”，一盏点茶，承载了宋代文人内敛、自省、求真精神追求。而点茶之道又随着中文僧人的脚步东渡：南宋时日本高僧南浦绍明人宋求法，曾专程至杭州净慈寺参学茶艺，归国后广传茶事，为日本茶道之先声。

当然，历史自有其复杂之处。龙团凤饼作为贡茶，工艺至精，靡费亦巨，后世对“前丁后蔡”式的贡茶劳民，并非没有反思。但在中国茶史的长河中，蔡襄的贡献是无法绕过的：他以政治家的务实深入茶山，以书法家与诗人的敏感记录茶汤，又以士大夫的眼光将民间技艺提炼成体系；他笔下那盏“云腴白”“雪花乳”，更把宋人的审美永久地凝在了纸上。虽然今日点茶之法久已不传，我们已难亲见“碎玉锵金、啜英咀华”的盛景，但翻开《茶录》，那“茶色贵白、茶有真香、茶味主于甘滑”的品鉴原则，那“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的斗茶规矩，那建盏紺黑、兔毫隐隐的器物之美，依然历历如昨。蔡襄留给后人的，是一种把寻常饮啜做成学问、把文人风雅沉入日常的生活方式。

莆田的秋

□曾庆煌

秋分已至，秋风渐起，又是一年月圆佳节到，空气里已有清凉之意。

都说南国四季不分明，可你若来莆田看看，便知道这话并不尽然。这里的四季转序，不似北国那般大气磅礴，却依旧特色鲜明，像一位温婉的南国女子，不事张扬，却自有它的眉眼与脾性。

大暑过后，暑气不肯轻易退场。它积聚了整个夏天的热力，把绶溪两岸的荔枝林晒得通红。仿佛要把一整个季节的热烈都燃尽才肯罢休，那一树一树的火红，沿着溪流铺展开来，是莆田盛夏最耀眼的终章。

可就在你以为夏天还赖着不走的时候，立秋来了。它来得不动声色，在来来回回的台风间隙里，悄悄爬上枝头，给果实换了颜色。悄然间，你会发现莆田街边不知何时开始冒出大大小小的龙眼摊子，土黄色的龙眼低调地揭开了立秋的序幕。龙眼不似荔枝那般张扬，它安安静静地挤在竹筐里，像一群朴实的界外人、山里人，不争不抢，却自有一份沉甸甸的秋色，也许我们可以叫它“莆田黄”。

海风最先知秋。它收起南国盛夏里那股炙热的滚烫，偷偷调成了柔和的咸。燕尾脊接住倾斜的日光，那光不再是刺目的炽白，而是淡淡的金色，像谁在天空加了一层AI柔光的滤镜。季节在悄无声息地转场，在某个傍晚，你忽然发觉风里多了一丝凉意，手臂上起了细细的疙瘩。

这里的秋，从不萧瑟。它藏在街巷浮动的果香里。你走在莆田的老街上，不经意间就会撞上一股甜——是龙眼晒干了，桂圆肉的香；中秋前后，正是莆田四大名果之一的文旦柚采摘上市的季节，街边柚摊堆起青黄的小山，剖开厚实的柚皮，清冽的柚香便漫了开来。桂圆香和柚子香，是莆田秋天独具特色的香气，也许我们可以叫它“莆田香”。

莆田的秋，还藏在傍晚掠过厝角的风中。红砖厝的燕尾脊在暮色里剪出灵动的弧线，风从屋檐下穿过，带着一点凉，一点咸，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旧时光的味道。老人们搬着竹椅坐在门口，摇着蒲扇，说的还是几百年前的中原古音：“今年做秋孩子们有回来无？”

莆田的秋，还藏在8月16日开海后，归航的渔舱里。那些沉寂了数月的渔船，重新驶向深蓝，再回来时，舱里装满了大海鲜活的呼吸。鱼虾在舱里蹦跳，海蛎带着礁石的腥咸，那是大海最珍贵的馈赠，也是秋天最丰盛的礼物。

这秋，不似北国的悲壮与苍凉。它不催促你添衣，不逼你看落叶纷飞。它只是轻轻地、缓缓地，把夏天剩下的所有热烈，都揽进怀里。你走在其中，不会觉得岁月催人，只会觉得，日子还可以再慢一点，再静一点。

在莆田，秋不是过渡，它是一场安安静静抵达。抵达街巷，抵达厝角，抵达渔舱，抵达每一张被暑气蒸腾过、又被海风抚平的脸。人们说，莆田的冬春是那样的短暂，故而夏秋两季显得如此漫长且不争。

西风起，鲈鱼肥；秋风起，果肉甜。一舱秋意，满街果香，汇聚出这片山海大地最美的秋。

心中望月

□林培鑫

夜色轻轻落下，月光从这里出发，缓缓笼罩在莆阳大地上。大街小巷的脚步声慢慢归于平缓，白日的纷扰渐渐消散，整座城市沉静下来。

我虽双眼看不了清夜空，却能够感知，一轮圆满的月亮正静静悬挂在天际，皎洁明净，宽慰人间所有疲惫。

我看不清悬在楼宇上空的满月，看不清清辉漫过高楼，也看不清月色落进千家万户的窗。可我依旧在人间仰望月亮。旁人目光所及，是澄澈明净的清光；于我而言，月亮存于想象之中，存于代代相传的诗词故事里。平日里，我常常听广播，从电波之中知晓探月工程的每一步突破。而遥远的探月征途，正是人类向着这片皎洁奔赴的脚步。

世人大多以为，世间万物的美好，总要依靠双眼去见证，山河辽阔，月色清辉，人间烟火，都要经由目光方能领会。可对视力朦胧的我们来说，认识世界，更多依靠内心的感知。我们看不清山河轮廓，辨不清月色光影，无法饱览世间斑斓景致，却并未错过生活里的种种美好。眼睛看见的，是有限的景象；内心容纳的，却是广阔天地。我借晚风感知季节，借声响体察人间，借心中念想遥望星河，以一份热忱对待生活。纵然无缘亲眼看见具象风物，依旧可以体会岁月暖意，体悟天地澄澈。心若澄明，自有月色；胸有山河，万物可亲。

我们每个人，都是人间普通的赶路人。为生计奔波，为琐事操劳，难免心生疲惫与烦闷。即便眼前一片朦胧，只要心中念起月亮，内心便可得一份安然。古人望月寄托情思，今人借月安放心绪。月亮默然无言，却包容人间万千情绪，接纳所有委屈、疲惫与不甘，这一切，无关视线是否清晰。

有人在看月，心怀澄澈；有人在探月，奔赴星辰。普通人抬头望月，求得一份宽慰与心安，这是生活赋予我们的恬淡留白。我虽看不清月色，却与所有人共享同一轮明月。伴着晚风，卸下心中重压，放下心头烦扰。月光漫过晚风，越过楼宇夜色，静静地落在窗前，如同一声无言的慰藉，提醒我：一路走来，已经足够努力。

遥远的探月，承载着一份勇敢的追寻。从遥遥仰望，到奔赴星河；从心怀向往，到实地探访。月亮不只是天上的景致，更寄托着安然、希望、坚守与不息的热爱。有人安享月下的静谧，有人向着月亮奋勇前行，两种向往，皆是人间可贵的期许。

皓月承载团圆，星光映照家国。一轮明月，牵起万家灯火；点点星河，照耀万里山河。望月，守的是阖家相守的温情，这份念想不必倚仗双眼；探月，怀的是民族奋进的理想。月圆寄相思，家国共安宁，两份期盼，一同沉淀在这片月色之中。

人生本就难事事圆满，恰如月亮也有阴晴圆缺。正是这份缺憾，才更显出圆满的珍贵。世间的烦恼、焦虑、怅惘与疲惫，都随晚风散去，在夜色之中慢慢沉没。

夜色宁静，月色安然。看过人间烟火，仍可保有内心澄澈；历经世事奔波，依旧守住心底良善。纵使视线朦胧，心底亦可盛满皎洁月光。愿月色抚慰世间疲惫，长夜安稳，岁月绵长。

不必急于追赶时光，也不必苛责自己，慢慢来，总会寻得内心的归宿。肉眼会有局限，心境却没有边界。望月，未必需要眼睛；追梦，贵在坚守本心。普通人仰望皓月，是岁月的清宁；大国奔赴星月，是山河的浩荡。

夜色已深，晚风清和，皓月相伴。愿人间常有清辉洒落，家国岁岁安宁。

（作者系莆田市盲人协会副主席）

梦驼铃(外一首)

□何志诚

驼铃，只在梦里响着
醒来就碎了
碎成满地的月光
落在敦煌
落在楼兰
落在鸣沙山
我在梦中追赶驼队
追过三危山，追过玉门关
追到铃铛不再摇晃的地方
才发现——
是我自己
变成了沙漠里
最后一匹倒下的骆驼

马头琴

马头琴的琴头，是一匹马
回望的姿态。它望着
草原的方向，也望着
自己走失的身体——那具
在风里奔跑了一生的身体
琴弓拉过，像牧人挥鞭
却赶不出一只羊。只有声音
从马尾里渗出来，带着
青草的气息和奔跑的喘息
我闭上眼，看见一匹马
正从琴弦里挣脱，蹄子
踏着音符，跑向更远的草原
拨弦之间
——每一声，都是
它没跑完的路

柚香

□陈志勇

秋日的柚乡，一树树文旦柚垂挂枝头，模样敦朴圆润，漫出淡淡幽香。走近柚林深处，鼻尖触碰的，是温润绵长的山野气息。

度尾文旦柚，是我每至秋日放不下的念想。世间许多瓜果，多食便觉腻味。但文旦柚，清润妥帖，耐得细细品味。抬手托起一枚老树结出的果子，沉甸甸压在掌心，果皮微凉、粗糙，没有精致光泽，朴素得如同乡间寻常器物。

很少有一枚果子，名字同时藏着书卷风骨与戏台雅韵。文旦柚便是如此。它的缘起，藏着一段独属于莆阳的乡土佳话。清道光年间，度尾举人吴登青带回柚苗，果形硕大，籽粒繁多；莆仙戏名旦吴接母，亦携来另一株柚木，果肉细嫩清甜，果实却偏小。乡人将两株柚木嫁接，各取所长，才有了如今的度尾文旦柚。“文”，是举人的笔墨风骨；“旦”，是莆仙戏台上婉转的旦角。一枚果实，收纳了书卷淡泊与戏曲风情。岁岁春风化雨，光阴沉淀，最终凝成深秋浑圆的果实。草木尚且懂得兼容并蓄，人世间诸多圆满，何尝不是彼此成全。

作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中国三大名柚之一、莆田四大名果之一，度尾文旦柚的清甜与风骨，从无速成可言。那独有的酸甜回甘，是一整年日月风霜、晴雨寒暑淬炼出的馈赠。

度尾坐落于戴云山脉东南山麓，四面环山，丘谷环抱，气候湿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老柚树的根深深深扎进红土，一岁一收成。春日柚花细碎隐于绿叶，熬过盛夏烈日、台风暴雨，不少青果随风脱落；历经200多个日夜的磨砺，柚果慢慢褪去青涩，晕染出温润的金黄。果农从不追逐早市，总要等到霜降过后采收。

柚子入口清甜，可种柚子的日子，总会遇上风雨、损耗与无可奈何。丰收只是一瞬，漫长耕耘才是常态。柚农粗糙的手掌，是常年修剪疏果磨出的印记；老树日渐衰老，嫁接新苗时，藏着农人对旧树的不舍。如今乡间青壮年多奔赴他乡，留守柚林耕耘的，皆是耐住寂寞、守望故土的中年人。